

南海出版公司

大地与云霓

鲁枢元 著

海南作家丛书

女青图

大地和云霓

鲁枢元 著

南海出版公司

一九九六·海口

大地和云霓

鲁枢元 著

总 经 理 霍宝珍

责任编辑 吴 键

装帧设计 杨 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

琼海市大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 10.25 印张 180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442—0651—3/I·116

定价：15.00 元

海南作家丛书编委

主编 霍宝珍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陈剑晖 张爱国 凌代坤

晓 剑 韩少功 蒋子丹

霍宝珍

自序

“大地”和“云霓”，是我的文字生涯中两个心爱的意象，两个常常并在一起的意象。

大地，是机体、是生命、是本能、是潜能；云霓，是灵魂、是意识、是理想、是精神。大地是积淀雄厚的历史，云霓是虚悬天际的未来；大地是扎根生存的故土，云霓是超越现状的乌托邦；大地是欲望苦苦挣扎的牢狱，云霓是灵魂孜孜以求的天堂；大地是孕育万物的田园，云霓是演化虚无的梦乡；大地是双脚的支点，云霓是大脑的磁场；大地有时也会成为坠落的深渊，云霓则可能成为升腾的峰巅……

多少年来，我就在“大地”与“云霓”之间上下求索、升腾坠落，以至忘记了在大地与云霓之间还有一个叫做“社会现实”的复杂而又烦心的层面。

一个置身于现实之中的人，却时时想上天、想入地、想潜入地层深处去探究幽微，想飞上云天之外去触摸虚幻，其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便可想而

知。

一切都没有结论。

甚至，没有现成的道路。

“道在途中”。荆棘在脚底下，意义在过程中，这曾经是我读《周易》的心得。所谓“精神的寻觅”、“精神的绵延”，不过如此。

语气，则又是如此地空洞乏味、苍白无力。言语的欢乐有时会化为浮泛的泡沫，而言语的痛苦又常常使我语塞，乃至失语。

校园里，我躲闪不及迎面碰上一位贫穷而又善良的古代文学副教授，他身患癌症已延宕至后期，在默默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境地。

还能向他说什么呢？

我只是向他说：我的父亲，一位那么可爱的老人也是得了这个病，也是在这个年纪！

所谓“文学上的感应”，大抵如此。

“绿色话题”，说的是生态困境，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阴阳乾坤、皇天后土，大地与云霓，中间又夹了一层油腻喷香的人间世界，好一块硕大无比的“三文治”，那味道一定好极了！

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面具，尤其是书写时戴在文字中的面具。这使我近年来的写作常常陷入游移、踟蹰、举棋不定、进退维谷的困境。而且，我越是追慕那写作的真性情，就越是看得出那字里行间的面具。就像意大利剧作家皮蓝德娄的《亨利四

世》中那个可怜的年青人一样：始而戴着面具游戏，继而沉迷于面具自居，后来又依赖面具逃避失恋的创痛，最终又不得不凭仗面具逃脱权力的惩罚。不管他是否愿意，他都摆脱不了那个面具。人生成了一幕“假面舞会”，“面具”成了人的永恒伴侣，人的真实生命已失去真实存在的权利。

当写作者自己已经摘不下他的面具时，读书的人能否透过面具洞察到那文字后边的血肉之躯呢？

这面具也许就是一层言语的甲壳。

言语是障蔽。

言语毕竟也是敞开着。

如若从地球之外看地球，则又很难说清楚哪是上，哪是下，哪是云霓，哪是大地。

老子曰：高下相倾。

赫拉克利特说：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对一位执著于人生、执著于艺术的作家艺术家来说，本能的地狱与精神的天堂，欲望的深渊与诗意的峰巅，现实的大地与梦幻的云霓，也许只不过是—页纸的这一面与那一面。

就看你如何翻阅。

目 录

自序.....	(1)
---------	-----

精神寻觅

批评的环道.....	(3)
文学需要童贞	(18)
艺术精灵与科学方法	(25)
怀疑与美	(29)
大地和云霓	(59)
求索于天堂与地狱之间	(61)
韩少功小说的精神性存在	(64)
与韩少功谈精神	(92)
图象：在 90 年代	(100)
凝结的时光.....	(105)
语言与混沌.....	(107)

文坛感应

“吾其为水矣”	(121)
---------------	-------

关于《天街夜吼》	(129)
《神鞭》琐记	(133)
解读《筝波》	(140)
从深渊到峰巅	(150)
关于《流水三十章》的对话	(176)
女妖·乌托邦·虚掩的门及其他	(183)
书痴许挺	(195)
本色	(199)
知音	(203)
忆鲍昌	(207)
与苏金伞的通信	(211)
与曾卓的通信	(214)
与张炜的通信	(225)
与二月河的通信	(230)
与王一桃的通信	(245)

绿色话题

阿城与羊	(251)
蛇与农夫	(254)
有感于“东郭先生卖狼肉”	(257)
梁鸯驯兽	(260)
重逢马齿苋	(263)
夜探关帝庙	(266)
抓药	(269)
山水之为“蒙”	(273)

成一的千山·····	(276)
诗人与都市之战·····	(283)
陌生的椰子树·····	(295)
跪式服务·····	(298)
文学丛林中的生态平衡·····	(301)
后记·····	(314)

精神 寻 觅

批评的环道

洞中三日·精神甲亢·理论商品·杰姆逊与
《聊斋》·抗拒类化·悲剧之幕不落·无人性因素的
袭来·批评的环道

洞中三日

中国的神仙传说中有句话，叫作“洞中方三日，世上已千年”。对照西方世界近百年来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文学批评界也算得上是一个“神仙洞”了。“西方一百载，中国仅三年”，三年里面，中国的文学批评从固有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传记批评到新兴的文化批评、心理批评、原型批评、系统批评，最近一年多来又迅速演进到更为时新的结构主义批评，紧接着便又联翩跟进了解构主义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种种花样，幻生幻灭，令人应接不暇。先是丹纳、卢卡契，再是尼采、克罗齐，后来是萨特、海德格尔，再后来是韦勒克、巴尔特，现在又是德里达、姚斯和拉康。一大批青年评论家和一小批中年评论家，兴致

勃勃，急急慌慌，如猎狗捕兔，竞相追逐。从“反映论”到“表现论”，从“作家决定论”到“文本决定论”，从“读者决定论”到“批评家决定论”，一道道沟沟坎坎，在急速驰驱的猎手们的脚下闪闪而过。到了1988年的春天，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界似乎已经攀登上世界文学批评理论的最尖端。

这种“奇迹”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可理解性，但真正的理论建树怕并不如此容易。我们不须过于乐观。批评的这种“飞速”发展，我觉得，一小半靠的是批评家们的才思和识见，多半靠的是国门开放后传播工具和传播渠道的改进。

精神甲亢

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知识价值革命》。这本书中很委婉地批评了工业社会的经济理论，指出其“经济高速发展”的实质是高消费刺激下的高生产。产品用过就扔，生产与流通加快，时新的产品转瞬就变为现代都市中的垃圾，结果一方面是耗尽了大自然的资源，一方面污染了人类居住的空间。堺屋氏的这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堺屋太一再为“后工业社会”设计的模式中，却又以“精神创造”的高速性和短暂性来取代工业社会“物质生产”的高消费，并且以“新社会”的名义赋予它以合理性。于是，广告艺术，便像古希腊时代的雕塑、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19世

纪的小说一样，成为 20 世纪后期的时代的象征。文学艺术的创作也必将划入广告的流通行列，成为用过就扔的东西。进而，友谊、爱情似乎也都可以纳入这种精神的高消费之中。在西方，在日本，这种“新社会”的迹象的确已经显露出来，这也许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然而，人们对此并不满意。人们发现，扔来扔去，人自身的价值却变得越来越发空洞而贫弱了。于是，不管是在西方或者是在日本，又有人开始谈论起“生活的质量”和“人的素质”来。

那种物质的或精神的“高消费”，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临床病症中的“甲亢”来，患有“甲亢”的病人，新陈代谢加快，快吃快拉，吞食虽多而吸收甚少，身体消瘦，眼球突出，而且神经过敏、喜怒无常，时而亢奋，时而消沉，严重者则口出谰语、神智昏迷。

堺屋氏的书中虽然很不乏一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但字里行间总飘散着一股高消费社会中东洋商人的气息。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新的社会”，也许还应当有更好的路子。

理论商品

美国的杜克大学教授杰姆逊先生在中国讲学时，也曾讲到西方当代社会中精神生产的商品化。

他举的例子是法国的文艺理论。他说，那些理

论就可以看成是法国的出口物，上层建筑的对外贸易。正如法国香水、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和法国时装可以出口一样，现在法国的文艺理论也成了一项出口商品。像德鲁兹这样的理论家就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绝对非有不可的，他的目的不在于写出伟大的真理，写出哲学的最终形式，而是写出有趣而又令人激动的东西。这并不贬低这些理论的价值，只是这些理论家，具有完全不同于经典哲学家们的目的，他们处在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他们的理论只是一种论述，一种商品，就像玩具一样，你喜欢它你就玩它，不喜欢就可以掉换一个。

杰姆逊教授讲得实在放达、潇洒。

只是我们中国人往往显得太过认真了些。绝对化的伦理观念和单一化的思维模式常常使我们把“换一个理论”看得和“改朝换代”一样严重。过去的几年中，不就已经有了好几代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的更新了吗？

如果往坏处揣度，这种认真，无宁说是一种理论的幼稚。穿上一件理论的新衣，并不就会立时变成一位理论上的新人。若要以一套时装来领导时代的新潮流，那简直就是南京路上小姑娘们的心理了。

不过，我又感到庆幸和欣慰，中国搞文学的这一批人，还没有很熟练地学会做生意，还没有全部的商品化。

但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舶来品呢？

杰姆逊与《聊斋》

杰姆逊教授在中国介绍西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时，曾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两篇小说《鸬鹚》、《画马》为例子，做了示范性的分析。杰姆逊先生的这种热诚的教学态度、严谨的治学方法是很感动人的。

杰姆逊教授从“共时性”意义上，运用“X—Y”两项对立的原则，辅以“非X”、“反X”、“非反X”组成的“符号矩阵”，结合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反复精读文本，费了许多思索的周折，终于从这两篇古代文言小说的语言符号下面挖掘出了具有“基本语法性”的结论：

《鸬鹚》：如何利用高度发达的文化武器来返回自然或返回自然的文化。

《画马》：是关于货币再生产和艺术复制等现象的思考。

杰姆逊教授的这些结论，着实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些结论体现的只是一位西方现代学者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在他对于《聊斋志异》所做出的这种结构主义批评中，蒲松龄不见了，只剩下杰姆逊，剩下一位在冷静分析着的大学教授杰姆逊。

三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曾经倡导过“我所批评的就是我”的理论。为此，我们受到了理论界同